

恐怖火炬

CHRISTIE GOLDEN

好了……就像我们之前练习的一样。深呼吸，然后祈祷好运吧。

“啊，下午好，这不是我举世无双的间谍大师嘛！”弗林·法温德船长一边挥手一边大步走向马迪亚斯·肖尔的桌边，随后鞠了一躬，长长的外套在身后飘动。“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。”

“我在这里工作。”肖尔语气迟疑，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个回答是表达陈述还是疑问。

“是啊！你可是个大忙人。我是说公务繁忙。”弗林小心翼翼地

“你们水手好像很迷信鬼魂幽灵之类的东西。而艾泽拉斯最大的墓场之一就坐落在暮色森林，并且不是每座坟墓的主人都会乖乖躺在里面。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。”

将双手撑在光滑而结实的木桌边缘，尽量不压到桌上成堆羊皮纸，它们已经在肖尔的桌上堆成了一座城堡。每卷羊皮纸都系着一条丝带，上面盖着暴风王国的印章：一个由蓝蜡印成的狮头。

“实际上”——弗林咧嘴一笑，将一张折起的泛黄地图塞进肖尔戴着手套的手中——“我是想让你从繁忙的公务中解脱出来。”

“一张地图，”肖尔抬起头来缓缓说道，绿色的眼睛与弗林四目相对。

“好好放松一下。”

“是暮色森林的地图。”

“哈呀，你真是聪明。”

“你从哪儿弄到这个的？”

“打牌赢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把它给我呢？”

弗林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大大的“X”。“当然是为了宝藏！你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会没想到。”

肖尔叹了口气，盯着桌上成堆的羊皮纸。

“别犹豫了，”弗林催促道，将一只手搭在肖尔的胳膊上。“自

赞达拉一别之后，咱俩可是好久不见了。想象一下吧，伙计！两个干劲十足的冒险家——一位英俊不凡，另一位就是你——我们沐浴着清新的空气，一同纵马驰骋，金光闪闪的宝藏正在等着我们……”

“没什么人会用‘清新’来形容暮色森林的空气。而且你要寻宝，可能还要问问守夜人。”

“哎呀，你们不是老熟人嘛。你可以去说说情，寻宝这事儿让他们稍微通融一下。还有件事儿”——弗林敲了敲肖尔的桌子——“我们到那里之后你可以问问他们。他们也许……多多少少可以提供点情报。”

肖尔的视线又回到了桌子和羊皮纸上。“在暮色森林东奔西走，去找那些旧杯子和破银器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有乐子啊，伙计。这正是你最近缺少的东西。我已经在这里学习到……许多外交辞令。”弗林弹了弹地图。“这是我的世界。而且……我想要和你分享。”

肖尔又看了看那张破烂不堪的地图。“你们水手好像很迷信鬼魂幽灵之类的东西。而艾泽拉斯最大的墓场之一就坐落在暮色森林，并且不是每座坟墓的主人都会乖乖躺在里面。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。”

“嗯——没错，我们是挺迷信的。而且我承认，我更喜欢和活人为伍。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跟你搭伙。另外，给我地图的那家伙发誓说这是货真价实的地图。”

弗林摆出他最迷人的微笑。他答应肖尔会耐心一点，也确实尽量去做到了。他知道要获得一个间谍的信任，花费的时间会比一个经验

丰富的船长更久。但是肖尔在沉默的时候，他还是感觉自己的心也开始随之沉没。他就像一艘乘风破浪、兴兴而来的帆船，忽然驶入了一片宁静的港湾，原本坚定而鼓舞的船帆此刻已经偃旗息鼓……

“我这里还有许多公务，”肖尔说道。

弗林的心一路下沉，沉到了深深的海底，就像一块废弃的残骸——

肖尔拍了拍弗林的肩膀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“所以……快去给我们弄些物资，在日落之前准备完毕”他说道。“我先专心把这件事处理掉。”



“这里有点冷啊。”弗林拉紧了自己身上的外套，两人根据那张褪色藏宝图的指示，一路穿过暮色森林。这地方真是死气沉沉。即便两人路过的旅店和城镇也丝毫不见生气。四处都可以看到一根柱子上吊着一盏古怪的灯笼，无力地透出橘黄色的微光来驱散寒冷潮湿的阴暗。肖尔对于“清新”空气这个形容的质疑半点不假，这里的一切似乎透出轻微的霉味。好在月光盈亮，肖尔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环境，可以在这片倒霉的暮色森林中看清地图，才不至于偏离了道路。

不远处有一座老房子，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亮。还有人影从灯光下掠过。“有人还没睡，”弗林说道。

屋里忽然传出一阵可怕的低吼。

肖尔充耳不闻，继续赶路。这时，一个人影挡住了窗户里微弱的

灯光。弗林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箭矢的羽毛，也看到了箭头的尖端已经穿过了那个东西的脑袋。又是一个亡灵。

他不禁很好奇，那张脸上会有什么表情？那张脸上——

“潮汐保佑，”弗林低声祈祷。他加快脚步，从肖尔身边走过。“几分钟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到好地方了。”

“好地方？”

“静谧花园，听着就是好地方！这时候能闻到花香可真是太棒了。”

“弗林，静谧花园是一片墓场。”

弗林感觉自己面无血色。“怪不得那些石头看着像墓碑。”他一把从肖尔的手里夺过地图，聚精会神地看着。“我之前只看到了‘静谧花园’。你懂的，我就想当然了。以为它真是花园。很静谧的那种。”

“这片区域曾经景色宜人。这里曾经叫做阳光树林。而夜色镇以前叫做格兰村。谁能想到它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。”

弗林偷偷地灌了一大口朗姆酒下肚，然后快速地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背包来安抚自己紧张的神经：治疗药水、铁蒺藜、慢性毒药、朗姆酒、绷带、压缩饼干、朗姆酒、备用袜子、朗姆酒。他只给肖尔留了半只耳朵，肖尔是个有始有终的家伙，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个地方的历史。还有什么麦迪文啊镰刀啊什么的。两人经过一片腐烂的南瓜地，一个稻草人监督着这里，而且显然它要吓跑的不仅仅是饥肠辘辘的乌鸦。他们按照地图的指示前进，而弗林的名火也越烧越旺，一

脚踩进了一片蜘蛛网。

肖尔从弗林栗色的头发里拽出一根又长又粘的蛛丝。“就快到了，”他说道。“只要地图没错。”

“地图肯定没错。当时我可是——”

一声低沉而痛苦的长啸打断了他的自吹自擂。声音划破了闷热的空气，就好像在紧张的学徒手中颤抖的剃刀。那破碎的声音肯定是野狼发出来的。希望如此。肖尔扬起了眉毛。

弗林转过身来，寻找会扑向他们的红色眼睛、白色尖牙和黑色毛皮。弗林·法温德已经受够了这样胆战心惊，他可能让自己的决心这么快就落空。野狼是一回事，亡灵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他能应付这个。

他向前迈步，踱入草丛中，并向肖尔喊道。“我能应付，别担心！宝藏应该就在——”

弗林忽然打住，用一只手捂住嘴。

肖尔立即跳到弗林的身边。“什么情况？”

弗林跪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身旁，一块污渍在她深色的制服上蔓延开来。“托起她的头，”他对肖恩说道，然后将手伸进包里。只见他拧开一个小瓶子，把里面的东西灌进了那个女人的喉咙里。她本能地吞咽下去，一会之后似乎恢复了知觉，但随即头一歪，又倒在了肖尔的胸前。

“你认得她吗？”弗林问道。

肖恩把她瘫软的身体护在怀中，脸上的神情十分严峻。“莎拉·

“‘现在我们要去找那个火炬了是吧’弗林边说边叹了口气。”

拉迪莫尔。守夜人指挥官。”



“肖尔……守夜人的指挥官难道不应该能自己应付当地的威胁吗？”

“她能。”肖尔说道，但也并没有再说什么。

“那瓶药水阻止了最坏的情况，但是她依然没有摆脱危险，”忽然传来一阵粗哑的声音。守夜人卡特弗德，一个高个子的老人，他满头白发，眼神犀利，穿过了守夜人办公室敞开的门扉。“跟我来。她依然意识模糊。”

拉迪莫尔的情况不妙。他们不得不剪下她的部分衣物来包扎伤口，她的头发虽然没有被绷带缠绕，却已经被鲜血染红。弗林之前在商店里花了不少钱，为他和肖尔的寻宝之旅准备了疗效最好的药水。这位指挥官在喝下药水之后本应该转危为安。

肖尔径直走向她的床边。“拉迪莫尔？”

她的眼睛微微睁开。“肖-肖尔，”她发出微弱的声音。“圣-圣炎……火……火炬。不见了。收到报告……需要去查看。我的责-责任……”

弗林也是个老江湖了。他知道如果你用“圣炎”这种字眼去形容一样东西，那这东西在暮色森林这样的地方肯定不能丢。

“它在哪里？”肖尔现在可有的忙了，只见他双臂交叉，一脸严肃。这家伙甚至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
“荒弃鬼屋，”指挥官再次昏睡过去，另一位守夜人回答道。“在它击败摩本特·费尔之后，拉迪莫尔长官就把这个火炬放在了那个混蛋的旧房子前面，正对着墓场。”

“这个叫摩本特·费尔的家伙是什么来头？”弗林问道。

“他是一个通灵师。一个巫妖，”那位守夜人回答道。“很久之前，多亏有一群英雄相助，我们才击败了他。那个火炬是用光铸铁锭打造而成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它都很好地发挥了作用——驱散黑暗的魔法，让亡灵可以安分下来。”

“现在它不见了，暮色森林毫无防备，这会是他们发动袭击的完美时机。”肖尔推测道。

弗林感觉到了自己脉搏的剧烈跳动。现在没有东西能限制亡灵，他们肯定会在暮色森林里横行无忌。如果火炬是被一个强大却粗心的人偷去，那只有潮汐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

门忽然嘭地一声打开了。许多守夜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，肩上扛着受伤的同伴。显然今晚受到袭击的不仅仅是守夜人的指挥官。

“乌鸦岭，”一位伤者轻声呢喃。“幽灵、骷髅、行尸走肉——都在涌向这里。”

弗林一阵反胃。该死的宝藏。但他又不想回到暴风城喝闷酒，唠叨着肖尔宁愿在羊皮纸上乱涂乱画也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寻宝。

拉迪莫尔的面部因为痛苦而扭曲，原本应该发出的尖叫却变成了

汨汨的水滴声。鲜血和唾液不断地从她嘴角滴下。肖尔和守夜人在讨论手头的要务，而弗林则抓起了一块湿布。指挥官的面颊和颈部仍然沾满了鲜血。多年的海上生活教会了弗林一点，一定要保证伤病人员的卫生。而且老实说，他也真心为她感到难过。弗林又扯过一块毯子来清洁拉迪莫尔的双手——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她的胳膊上布满了已经褪色的伤疤，从指节一直延伸到肩膀。有些还是脓包，好像随时会破裂；还有些裂开并渗出脓水。虽然弗林对疾病、伤痛，甚至死亡都不陌生，这些东西吓不倒他，但是这三样悲剧发生之后在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却让他心惊胆战。一个脓包忽然破裂，一股可怕的恶臭钻进了他的鼻腔。

“潮汐保佑，”弗林低声祈祷，连连咳嗽。守夜人正在互相交谈，他示意肖尔靠近一点，然后在他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她好像……正在腐烂。可她甚至还没死。”

肖尔紧绷着下巴，拉紧了手套。

“现在我们要去找那个火炬了是吧？”弗林边说边叹了口气。



“我必须得说，今晚真是越来越好了。”

“确实，”肖尔表示赞同。

两人同坐在一只狮鹫上，一路朝乌鸦岭飞去。弗林用手抱着肖尔的腰，下巴靠在这位间谍大师的肩膀上。弗林的背包里塞满了各种陷阱、毒药、炸弹和铁蒺藜。他紧了紧腰间的剑袋，上面挂着一把

崭新的利刃。“我已经等不及要试试这把无敌的亡灵克星弯刀了。”

“刀怎么会叫这种名字——”

“我就这么叫了，你太迟了。”

“你可别把药瓶和酒瓶搞混了，”肖尔提醒他。

“我不知道，伙计，也许会歪打正着呢。俗话说‘美酒壮胆’。”

肖尔的语气忽然变得异常温暖。“我想你应该不需要它。”

弗林眨了眨眼。肖尔刚才是不是……？

但是这位间谍大师转眼又专注于任务了。“我们虽然全副武装，但是外面还是有许多疯狂的亡灵。你的弯刀和冷嘲热讽可挡不住他们。”

弗林悄悄地伸手去拿他的酒瓶，无意间向下看了一眼。暮色森林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多数道路和沿路发生的情况。但并不是全部。那条路正在移动。

它就好像是决堤的水坝，柔和的月光并没有安抚狂躁的行尸走肉，他们正向夜色镇汹涌而去。四处都有斑驳的光亮，但那并没有让人心安。如果这股“洪水”真是由行尸走肉组成，那要扭转水势就需要一场奇迹了。

“我们一定要沿这条路吗？”他假装不经意地问肖尔，但是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。

“我们稍微往北一点吧，”肖尔说道。他也假装好像没有听出弗林的胆怯，这让爱面子的弗林很是感激。狮鹫飞向高空，然后慢慢倾斜，飞到一片树林的上方。这片树林似乎比其它树林更有生气。弗林

又向下瞥了一眼，这次他看到了一道轻柔的蓝光，但看起来完全不像跳动的幽灵。一条白色的道路在月光下发出微弱的光芒，隐隐通向一片区域，弗林感觉自己的忧虑略微消退了一点。

“那是哪里？”他指着那里问道。

“黎明森林，”肖尔说道。“我觉得在投身战场之前，看一眼抚慰人心的东西对我俩都有好处。”

弗林从浓密的灌木丛中看到了幽幽的蓝光，不禁泛起一丝多愁善感。这股蓝光似乎来自一片宁静水池的边缘。“我之前好像见过这个……是叫月亮井，对吧？暗夜精灵的东西？”

“没错。月亮井是献给他们女神艾露恩的圣物，里面的井水还有治愈效果，那是一片平静之地。”

“平静可太好了。我提议我们下次去冒险的时候，忘了‘险’的那部分，就去月亮井吧。”

“上次那场事故之后，我不是说过下次我们要去个平静的地方了吗？”

“是，但是你忘了这次事故都是我造成的。”

肖尔脸上闪过了少有的微笑。“好，那下次我们就去月亮井。但是现在——”肖尔的语气又回归了平常的冷静，“——就要到乌鸦岭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伙计，”弗林在狮鹫降落时说道，“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”



“黑暗而恶心的触手爬上了火炬银色的把柄，火焰也开始疯狂地闪烁，火光从柔和的白金色变成了深邃的紫黑色，看起来就像一块丑陋的淤青。”

潮汐快来拯救我吧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

肖尔觉得他们已经降落在远离墓地的安全位置。而弗林觉得可能要降落到库尔提拉斯才能算是“安全位置”，不过也没有说什么。肖尔放走了狮鹫，让它返回夜色镇。弗林此刻也想变成狮鹫。

他在狮鹫背上的时候就已经看够了亡灵，但相比这里的亡灵数量，之前沿路看到的亡灵就像是正在举行一次愉快的聚会。

“记住，”肖尔说道，“这些是凶残的亡灵。他们是靠本能去行动的，而不是智力。”

弗林直起身子。“像我们这样的潜行者要从他们身边溜过去简直轻而易举！”呃……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“荒弃鬼屋，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火炬的地方。也许可以找到点线索，看看发生了什么。”

弗林看到肖尔仔细挑选着掩体，然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。他也熟练地如法炮制，就好像一个偷了蛋糕的孩子在躲避自己的父母。弗林跟着间谍大师，两人的动作缓慢而谨慎，脚下几乎没有一根被压弯的小草。弗林走近之后才发现疯狂的亡灵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可怕。目睹

到腐烂的身躯、海绵般的内脏和裸露在外的白骨，弗林全身上下都想发出尖叫，而腐败的恶臭也让他的胃里翻江倒海。但是他依然保持专注——也保住了他的早餐。现在肖尔需要他拿出最好的状态，所以他会尽力去做到。

要形容这座屋子，用“破烂不堪”这个词可能是最轻的了，它的每个角落都表明这曾经是一位巫妖的家。肖尔指了指大门附近的一根柱子，它周围环绕着某种仪式的法阵。守护的法阵被破坏了，证据就是——

“脚印，”肖尔小声说道。“不止是脚印。你看到枯萎的小草了吗？”

但是弗林无法专注于脚印。甚至无法专注于肖尔。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是怎样的恶魔才可以在脚下蔓延出如此的腐化。

她是人类……或者说曾经是。她身穿一件灰色的长袍，上面沾染了尘土、鲜血和其它难以想象的可怕之物。她的头罩垂了下来，露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。这个陌生人的脸庞嶙峋凹陷，面如死灰，仿佛她已经迈入了死亡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弗林觉得并非如此。她的眼睛闪烁着病态的绿光，弗林发现无论她走到何处，脚下的小草都会噼啪作响，化为褐色。

好吧，这倒是解决了一个谜团。

两个幽灵护送着她，他们在周围飘荡，形成了某种旋转的防护屏障。他们的面部浮肿，就好像是淹溺的尸体浮到了水面，然后又被无情的波涛吞噬——弗林对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。其他幽灵在她身边

排成一行，好像正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。剩下的幽灵则继续四处游荡，他们漫无目的，也毫无思想。

但他眼前还出现了另一件耻辱而令人心碎的景象：这位女巫师（或者女通灵师）虽然散发出可怕的恶臭，但手里却拿着一柄细长的神器，它银色的把柄散发出金属的光环，周围环绕着白色的火光。那肯定是圣炎火炬。

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。

弗林吓了一跳，但发现那是肖尔。“她感知不到我们。”肖尔低声说道。“如果她能的话……我们会知道的。我们必须跟着她，看看她想用火炬干什么。看到把柄上包裹的布了吗？看来她不能直接触碰火炬，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。”

他们的目标是白色巨石雕刻的大型建筑。她在入口处驻足片刻，然后走下石阶，步入下方阴森的深处。

“我是不是要上去问问她要去哪儿？”

肖尔没有立即回答。他转向弗林，直视他的眼睛。“进入地下墓穴，”肖尔说道，他的声音平稳而冷静。“她在那里的力量会达到巅峰。所以她应该是去可以找到许多尸体的地方。”

弗林发现自己在颤抖。他真想踹自己一脚。他一直做得很好，为了肖尔表现得坚强而勇敢。现在却是这副德行。

“伙计……我帮不上忙，”他说道，勉强地露出无力的笑容。

“你不需要帮忙，法温德，”肖尔说道。“你已经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承受了太多，但你依然坚持到了这里。我知道敌人众多。但那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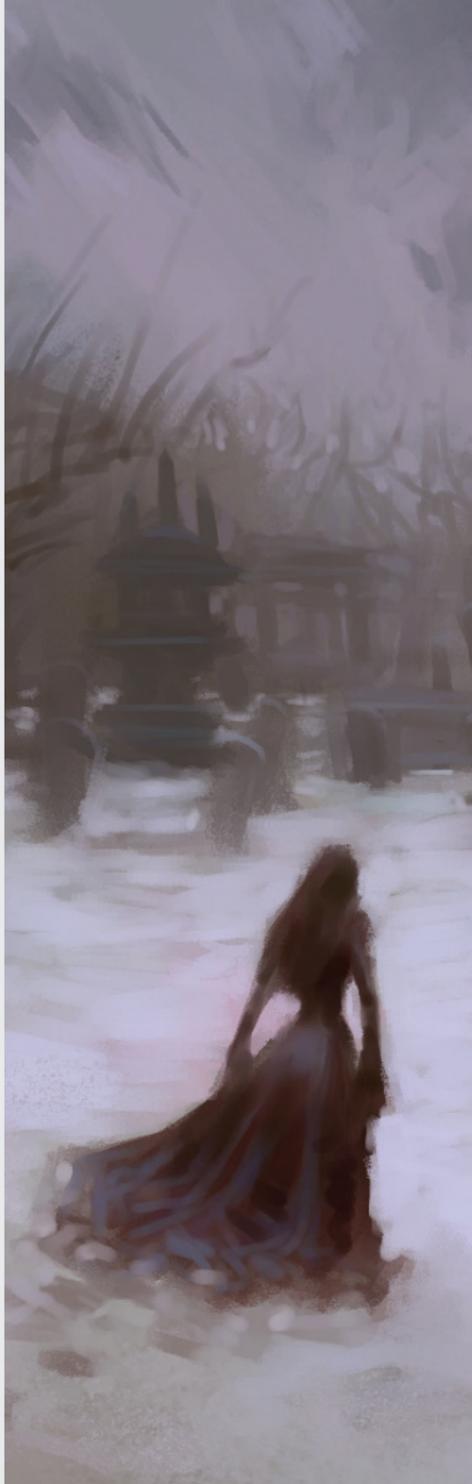
关紧要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：拿到火炬，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我想要你知道，我会保护你而且……我知道你也会保护我。”

弗林一时无言，只是点点头。他当然会保护肖尔。他愿意为他面对巨龙。那么面对一些——或者一大群已经死掉的生物呢？

“我会的，伙计，”弗林镇定下来。“那火炬我们拿定了。让我们一起去把那些骷髅的骨头都拆了。”

也正是他——弗林·法温德，首先迈入了地下墓穴。

他们一路潜行穿过了顶层，没有惊动任何亡灵。大概有几十个，弗林告诉自己。你真是厉害，伙计。两人又过了一层。他们一被路蜿蜒向下，渐渐进入了墓穴发霉的深处。最底层的楼梯间发出的光亮似乎正在诉说着一段悲惨的故事。他们向下行进时



十分谨慎，经过火盆时甚至连火焰都没有晃动一下。

这女巫师背对着他俩，正站在白色粉末绘制的法阵中间，低语着令人不安的神秘咒语。骨粉，弗林认为。我敢打赌那是骨粉。

圣炎火炬在她的身前盘旋。就像弗林看到的，她显然正在向火炬灌注自己的意志。黑暗而恶心的触手爬上了火炬银色的把柄，火焰也开始疯狂地闪烁，火光从柔和的白金色变成了深邃的紫黑色，看起来就像一块丑陋的淤青。弗林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场正邪大战——而它的结局将关乎暮色森林这个倒霉地方的未来，甚至造成更大的影响。

但这位女巫师似乎有所察觉，忽然停止了吟唱。她的头缓缓转向左边，嘴角露出了令人厌恶的微笑。

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”她的语气鬼魅而空洞。

肖尔看着弗林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：藏好。他径直走了出去，让那位通灵师可以看见自己。间谍大师已经准备好了涂毒的匕首。

“你有什么企图？”肖尔质问道。“你是要复活摩本特·费尔，让他再去折磨暮色森林的居民吗？”

那女人发出沙哑的笑声。“哈，摩本特·费尔！你真是太可笑了。不，间谍大师，我对那个废物没兴趣。我可是有远大愿景的。”

弗林悄悄地把手伸进背包侧面的口袋，希望他对于骨灰的预感是正确的。他小心翼翼地跪在仪式法阵的旁边，慢慢掏出他的酒瓶。他低声对里面的美酒道了个歉，倾斜酒瓶，用里面的朗姆酒冲走地上的骨粉。

“愿景？”肖尔发出一声冷笑。“看来你不仅危险，还患有妄想症。”

弗林又看了一眼火炬。一个通灵师……一件被污染的圣器……噢，这听起来可不妙。

这个通灵师只是微微一笑。“我见过万物的变化，间谍大师。腐烂中的愿景。腐烂会揭露真相。我们徘徊于生死之间，对它的感应刻骨铭心。死亡将降临于艾泽拉斯的星魂，而我正在为它到来做好准备。我也考虑过比暮色森林更好的城镇，但故地重游总是充满乐趣。”她做了个手势，周围的幽灵就像一条线上的木偶一样围着她转动。“有太多死亡可以供我享乐了。也许我可以带上国王的间谍大师一起去暴风城。我会让你和你心爱的一切作对，和所有心爱的人反目成仇。毕竟你对杀戮也是轻车熟路了，对吗，间谍大师肖尔？你很快就会适应的。”

最后一点骨粉也被冲去。法阵已经破除了。弗林健步向前冲去，用尽全身力气挥出宝剑，想要将通灵师的头颅斩下。但她在最后一刻躲过了锋刃，嘴中咒骂一声，马上用匕首发动了一次回击。弗林也只是堪堪避过，他甚至听到了刀锋划过时发出的呼啸。

“法温德，火炬！”肖尔吼道，一边冲向了通灵师。他抽出一根绞绳，紧紧勒住了她的喉咙。只见一只留有黑色指甲的手已经迅速飞到了她的脖子上，她想要断开绞绳，不过已经气喘吁吁说不出话。弗林把手伸向通灵师不断晃动的身躯，准备好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任何情况，并顺利抓住了半空中的圣器。

时间似乎静止了。他没有感到剧烈的变化，而是一阵安心、轻盈，还有希望。但是通灵师的亵渎还是留下了印记。圣炎火炬虽然没有被完全腐化，但是已经无法再作为对抗邪恶的武器。绝望突然就降临了。弗林不是牧师，肖尔也不是。他们只想尽自己所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点、更安全一点。弗林可以感觉到这个火炬虽然被通灵师的黑暗之力污染，却尽力在恢复它昔日的圣洁。

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眨眼之间，而他的脑海中忽然闪出了一个点子：虽然我修不好你……但我知道什么可以。

弗林用尽全身的立即吼道：“肖尔！该开始我们的下一次冒险了！”

忽然听到这么一句奇怪的话，肖尔也一时分神，而通灵师立即趁机脱身。她大口喘着粗气，从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吼。

肖尔低哼一声，踉踉跄跄地按住自己的胸口，不过这位间谍大师也很快稳住了自己的脚步。两人立即向入口冲去。跑在前面的弗林可以听到有东西在拖着脚移动，那些东西应该已经死过很多回了。通灵师显然也恢复过来，能够下达更多的命令。

“冒险是吗？”肖尔一边奔跑一边喘着粗气问道。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觉得月亮并能帮上我们？”

“朗姆酒适合用来清洁伤口，我想一个魔法火炬肯定也需要什么魔法的东西去清洗吧？”

“你真是个聪明的疯子。”

现在已经没时间害怕了，只能依靠直觉，弗林已经毫不犹豫地冲

“后者身负重伤、浑身是血，虽然精疲力竭，但起码完好无缺。弗林跌跌撞撞地朝他走去，紧紧将他抱住，就好像永远都不会放手。”

入了战场。他左手拿着火炬，右手握着弯刀，只见刀刃狂舞，破碎的胸膛和头骨四处飞散。一具血肉模糊的行尸走肉露着尖牙冲向他，弗林一脚飞踹把它踢了个踉跄，正好撞上了肖尔的一得匕首上。弗林把背包扔给肖尔，两人继续冲上另一段台阶。之前避过的所有怪物此刻都在等着他们。

“火炬！”肖尔吼道，转身与三个流着口水的怪物战斗。

弗林向凶残的亡灵挥舞着火炬。亡灵身上残破的被火焰点燃，纷纷尖叫着后退，想要避开圣光。弗林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——虽然黑暗的仪式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但看来火炬还没有完全失效！两人奋力清出一条道路，冲入臭气熏天的夜色之中，拼命奔向墓地的大门。

弗林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爆炸，看来是毒药炸弹爆炸了，他露出了笑容。因为肖尔正在使用他包里的道具、宝贝、陷阱、铁蒺藜、小型燃烧装置、几瓶毒药、致盲粉。它们从肖尔的肩膀飞了过去，弗林可以看出来至少有些道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

当肖尔追上弗林时，弗林听到了他艰难的呼吸声。弗林看了他一眼，全身都因为恐惧而瞬间凝固。

“肖尔……你的脸——”

间谍大师的满脸汗水，脸色在月光下显得尤为惨白……而且还长

出了可怕的小块脓包。

潮汐啊，求你了，保佑他——

“狮鹫！”肖尔叫道，指着一个正在摆动的模糊身影。弗林松了一口气，差点晕了过去。守夜人要么已经逃离，要么已莫加入了凶残亡灵行列，但是他们有一只狮鹫正在奋力地咬着自己的拴绳。

“喂，美人儿，”弗林朝它叫道，抓住了那条绳子。“我们马上就都可以离开这里了！”

肖尔爬上了鞍座。弗林割断了狮鹫的拴绳，只见它迅速地飞向天空，他甚至差点没来得及爬到它的背上，在那可怕的一秒钟里，他确信这头野兽会把他丢在这里。

但是肖尔不会。尽管他身染重疾，这位间谍大师依然紧紧抓着弗林的手腕，然后把他甩向狮鹫的前方。它的爪子打开并抓住了他，然后弗林就感觉自己飞到了高处。

他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亡灵，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。“总算摆脱这些臭垃圾了……肖尔！看后面！”

那个通灵师已经尾随而至。

她胯下的坐骑比他们之前遇到的那些蹒跚怪物还要可怕。它像它的女主人一样散发着病态的光环，只能靠着腐烂的毛皮、破碎不堪的马匹骨架和通灵法术才勉强维系在一起。但是弗林可没见过长翅膀的马。这匹梦魇战马就像是所有丑陋与非自然产物的可怕混杂体：而最可怕的是，它正在追上他们。

狮鹫的翅膀扇动得更快了。弗林把目光从追兵身上移开，低头看

“肖尔微微一笑。这个微笑是那么温柔、暖心而情真意切，瞬间充实了弗林的心房。‘因为，’肖尔握紧弗林的手，‘我相信你。’”

了看下面。它就在那里，翅膀每扇动一次就更近一分：月亮井。它静谧而美丽，也正是对弗林祈祷的回应。

当狮鹫正要降落时，一束鲜绿色的光芒击中了它的翅膀。狮鹫盘旋下坠，弗林和肖尔从它的背上摔了下来。然后狮鹫便一瘸一拐地逃向了夜色镇。

“肖尔！”弗林已经开始哽咽了。间谍大师脸上和胸口的伤势越发严重。弗林伸出手想扶稳他，却被肖尔坚定而温柔地推开。

“我拖住她，你去净化火炬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”

他转过身去，拔出匕首，抬起头来，起疱的脸庞无比坚定，只见通灵师缓缓落下，破烂的翅膀卷起了污浊的空气。

弗林这辈子从没见过像肖尔这样勇敢的英雄。

他用尽全力去违背自己的意志，才得以转身离开肖尔，朝着月亮井走去。这会成功的。必须要成功。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弗林纵身跃入迷人的蓝色水池中，浮出水面之后动作也丝毫没有减慢，他不管不顾地拍打着水面，水上是水花飞溅，脸上是泣不成声。他一手抓着火炬，另一手捧起这些珍贵的液体，不停地清洗着火

炬的把柄。快啊，快啊……

火焰摇曳，闪出了片刻的白光，然后又变回了黑色。弗林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火炬，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火炬上，只顾看着肖尔和他正在苦战的怪物。

肖尔之前在地下墓穴里重创了她；弗林看到她的喉咙处渗出了一道黑色的粘液。她现在比之前迟缓多了，但肖尔也是。他的盔甲上满是鲜血，有些太过鲜红，显然不是来自那些行尸走肉。通灵师是在说话，并不是吟唱法术。起码这次不是。

肖尔忽然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弗林。

光线很暗，视线也不好。弗林看不清楚肖尔的表情。但是那个女巫师说的话好像让肖尔心烦意乱，他现在盯着弗林，无助和痛苦的神情几乎让弗林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。她到底说了什么，竟然能让向来坚忍的肖尔都心生动摇？能让他的脸上露出如此惊慌的表情？

那女人也随着肖尔的目光看去，发出了一阵奸笑。他俩在她眼中是如此幼稚可笑。“黑色的双翼将带走你珍爱的一切，”她嘲笑着肖尔。“那时会是多么美妙——”

弗林痛苦地吼叫着，将整个火炬扎进了月亮井。

火焰熄灭了。

恐惧将他彻底笼罩。但突然一股新的感觉涌上他的胳膊，触及了他的心脏。快乐、勇气、信念。而淹没在暗夜精灵月亮井中的火炬，瞬间迸发出炽热的白色圣焰。

弗林大叫一声，从月亮井跳了出来，朝着通灵法师就扑了过去，

他用火炬点燃了她的斗篷，只见她丑陋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她气喘吁吁，一边尖叫一边向后退缩。烈焰迅速蔓延，轻而易举地就吞噬了她的身体、头发和衣物。她的皮肤开始出现油腻的褶皱，并从躯体上脱落下来。尖叫已经变成了连连咳嗽，肖尔用涂毒的双刃刺穿了她的喉咙，让她最终归于沉默。通灵师摔倒在地，终于和她曾经号令的那些行尸走肉一样迎来了死亡。

气喘吁吁的弗林将目光投向肖尔。后者身负重伤、浑身是血，虽然精疲力竭，但起码完好无缺。弗林跌跌撞撞地朝他走去，紧紧地把他抱住，就好像永远都不会放手。



弗林微笑地看着火炬，安全地将它送回了原本的看守之地。它将继续镇守荒弃鬼屋，驱散黑暗的记忆，取而代之的是抚慰人心的光明。

肖尔找到了一个巡逻的守夜人，他让这位守夜人去夜色镇回报这个好消息，他们已经阻止了一位黑暗的奴仆，圣炎火炬也已经取回并净化。

“法温德船长？”指挥官拉迪莫尔虚弱地靠在守夜人卡特弗德的胳膊上。她行动迟缓，却面带微笑。和肖尔一样，曾经威胁他们生命的怪异疾病已经消失了。

“暮色森林欠两位一个大人情，”她说道。“今晚你们拯救了无数生命，包括我。多亏两位阻止了那个通灵师腐化火炬，不然……整个地区又会再次落入亡灵的魔掌。”

“守夜人也在奋战，”肖尔说道。“正因为你们的努力，夜色镇的伤亡才能降到最低。我建议加派人手巡逻，我也会让暴风城多派些人来帮助你们。那个通灵师暗示的威胁还没有结束。”他忧虑地注视着火炬。“请务必好好看守它。要严加看管。”

“好了，伙计，”弗林说道，“这趟子事儿算是完了，我们先清洗一下，然后好好地庆祝一番吧！”

“你去吧，”肖尔说道。“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处理。”

“哦，”弗林说道。“好吧好吧，不过，呃……我俩之前搭档挺默契的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肖尔说道。他注视了弗林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好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。接着他转向指挥官拉迪莫尔。“指挥官，能说句话吗？”



弗林返回旅店洗了个澡，无精打采地换好了衣服。他本以为肖尔这次又会迟到，但是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，肖尔已经清洗完毕，在炉火边摆了两张椅子。

“你洗得很干净嘛，”他对肖尔说道。而肖尔也确实把自己打理地干净整洁。

“我有一份来自守夜人的礼物，”肖尔说道，弗林则坐到他身旁的椅子上。“我们没能去寻宝，所以我把那张地图给了他们。他们找到了这个。这应该是你的无价之宝。”

“噢！”弗林打开了这份麻布包裹的礼物，眼睛闪出了光芒。他举起一面发出奇怪光泽的手镜，不禁开始笑了起来。“非常适合在死里逃生之后用来刮脸。”他总爱开玩笑。“确实是无价之宝，我很喜欢看帅哥。”

肖尔没有回应。弗林的笑容渐渐消失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一直在想，”肖尔说道，眼睛盯着炉火。“莎拉说的没错。今晚本可能会发生一场灾难。那个火炬是一件强大的圣器，世界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——好在许多都已经受到了严密的保护。国王也偶尔会派我去检查一下。现在艾泽拉斯还能享有应得的安宁。这也是我踏上视察之旅的最佳时机，可以把我们了解的一切都记录在案。”他抬起头，绿色的眼睛又和弗林四目相对，而弗林也感到自己的心又开始慢慢沉没。

“我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。今晚的事情相比之下可能就像是一次轻松的漫步。我会和我的线人好好谈一谈，他们有些人深藏不漏，但我要和他们讨论一下公务。我会前往隐秘的藏身处，受命照看无价的圣器。还会探查洞穴，遇上强敌和幽灵，深入地下的秘室。我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”

弗林感觉又要和肖尔分道扬镳了，可能很久都无法再次与他的目光交汇。“这是因为……呃……当你和那个通灵师战斗的时候，我还在清洗火炬，而她好像说了什么。然后你就用那副表情看着我，马迪亚斯，她说了什么黑色的双翼——”

肖尔伸过手来，紧紧抓住了弗林的手。

“我看到了，弗林。我看到了一切。你没有在背包里塞满朗姆酒，而是装满了绷带、陷阱和武器。你太善良了，愿意陪一个饱受折磨、神经敏感的人去发现致命的危险，然后及时消除威胁。尽管你厌恶亡灵，却选择在世界上最大的墓场中面对成群的行尸走肉。你直面危险，想出了击败她的办法……还救了我的命。我不是要和你道别，弗林。我是想邀请你与我同行。”

弗林瞪大了眼睛，眼中充满了希望和难以置信。“我？为什么是我？”

肖尔微微一笑。这个微笑是那么温柔、暖心而情真意切，瞬间充实了弗林的心房。“因为，”肖尔握紧弗林的手，“我相信你。”

有许多美妙的话语，都是弗林渴望自己能够亲耳听到的。比如“我爱你”、“这瓶朗姆酒真不错”、“你真迷人”；但此时此刻，马迪亚斯·肖尔的“我相信你”却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话语都重要。

他坐在那里傻笑了一阵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演技浮夸地装出一副高冷的样子，“我就知道你要拉我一起去。”

肖尔目光闪动。“真的知道？”

“我可太知道了。”弗林温柔地拉着肖尔的手。“我的意思是，”他身体前倾，和肖尔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声音也更加温柔，“你去哪里……少得了法温德？”

“那我可真是不敢想，”肖尔轻声低语，吻了上去。

制作人员

作者：

Christie Golden

编辑：

Chloe Fraboni, Allison Irons

设计：

Betsy Peterschmidt

出品：

Brianne Messina

设定顾问：

Justin Parker

创意顾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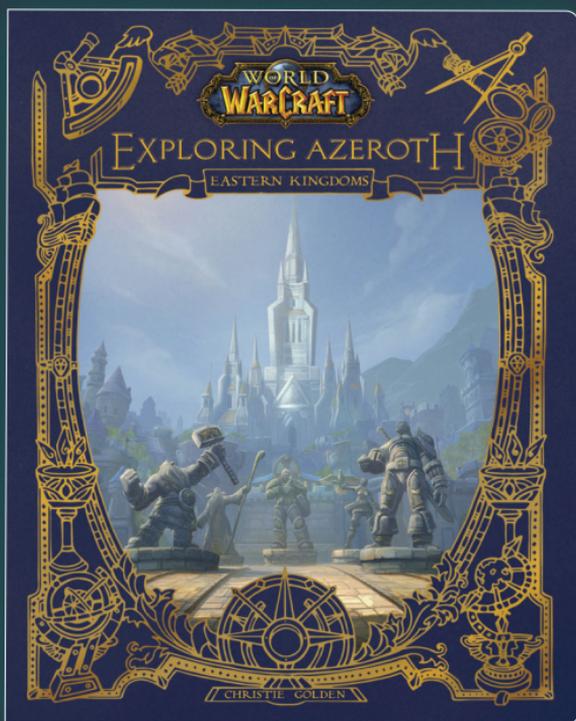
Ely Cannon, Steve Danuser, Korey Regan

翻译：

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

特别鸣谢：

Jason Campbell, Jamie Cox, Anna Ficek-Madej,
Thomas Floeter, Felice Huang, Ty Julian



间谍大师和亡命之徒还会发现哪些圣器并揭开可怕的秘密？要与我们的人气二人组一同踏上冒险之旅，深入了解他们家园的历史，尽在 Christie Golden 撰写的《探索艾泽拉斯：东部王国》！